

海

防

纂

要

海防纂要卷之九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纂男會苾穉荔甫較閱

紀捷

望海埚之捷

永樂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至總督劉江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埚明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抵馬雄島圍望海埚江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公合圍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創迄今不敢犯遼東召封

廣寧伯

吾學編

王江涇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四月

國家地廣治極文視武嬉海墾姦商乘時盜販因緣
忿怒轉爲寇賊民不覲兵爲日既久望風奔潰莫之
誰何賊旣連得利內附外連聲應氣合徒黨滋蔓動
以數千萬計又善用兵能以少爲衆所徵四方材勇
慎伎武力之士率殲其手勢若烈火燄燄狡焉思啓
蓋自壬子春更癸丑甲寅恣行轉掠戕殺燔燒叢萃
藪窟新故環迭而兩浙三吳之禍變慘矣乙卯春柘
林巢賊積增至萬餘人出掠嘉善諸處夏四月劇賊
徐海麻葉等探知嘉杭兵調松江搗巢率衆數千人

水陸並進聲音先攻嘉興次及杭時故巡撫李公留
守杭總督軍門在華亭無兵可恃軍民洶洶甚懼御
史梅林胡公方巡浙東台溫諸郡得報連日夜馳詣
嘉興會賊從嘉善來前驅迤邐薄城外衆益懼甚公
曰兵法攻謀爲上角力爲下矧又無兵乃密屬吏取
酒百餘甕鑽其顛投以毒劑塞如故載兩船選兵卒
機警而猛者假冠服持赤牘坐船上稱解官解酒餉
軍載向賊所從道見賊卽褫去冠服走賊信不疑馳
報諸會長諸會長得酒大歡相率高會痛飲率多死
已又令村市酒家皆入毒甕中約償以直民所有米

潰藥水淅而遺之賊往往爭取飲餒輟又死然賊黨尚衆我兵寡且恇怯適保靖宣慰彭蓋臣所領土兵數千人至可使胡公策其恃勇犯忌使人傳語之曰賊善伏且知分合我兵常爲其誘宜分竒正左右翼擊防其衝圍蓋臣不聽乘銳直前果遇伏墮賊計坐於城南石塘灣始大悔遂有潰志遠近震駭大失望胡公深憂之曰如是我技窮矣於是親詣軍營宣諭且勞告之曰勝負兵家常事惡足介念凡爾所以償者以不知地利中其伏我聞賊酋多死衆絲棼無紀且久不得食息暇可攻若等無畏顧兵多無衣與器

械乃使人悉索諸質肆故衣頒給之加賜錢帛牛酒
飲食召諸金木工晝夜繕造器具懸重賞苗兵感激
思奮察可用乃指畫石塘地形曲折曰汝宜以兵若
干爲前鋒從塘路進若干爲奇兵伏道左水兵船若
干環列道右防其逸皆後前鋒數里候賊將至某處
前鋒迎敵佯敗走俟其過伏伏盡起三面夾擊蔑不
勝矣蓋臣如公策賊果僨敗北走平望平望故別有
苗兵營賊不知會總督張公從松江兼程來視師而
永順宣慰彭翼南復從瀨湖西出胡公又同督察趙
公部署叅將盧鏜等厲激之且躬擐甲胄徑馳馬趨

出 回合圍軍聲遂大振賊大沮還走王江涇旣連
疲於奔又餒且病矧無統紀遂大潰不支上兵與我
軍乘之斬倭首二千餘級墮溺水死者不可勝校蓋
自是嘉興杭人始安枕軍民主客始知賊猶人非真
若鬼神雷電虎豹然不可嚮邇浸有鬪志賊亦自是
稍稍顧忌逆氣狂謀漸以虧胸始可誘而圖矣嗟于
竒變決而波才破洛澗襲而淮淝捷嘉山合而博陵
奔蓋自昔禍亂之興必有忠義材武韜鈴之臣以指
揮擘畫救寧戡定蓋天所以奠安維極綏輯神人鴻
德好生常假手乎鉅公偉人實爲之孰云其果憂憂

哉武進左子好論次當世事而謂故所收公私牘牒
所載王江涇戰功清無紀屬余詮次余爲詮次而歸
之庶後經世者有考焉

平望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

嘉靖乙卯夏五月官兵敗賊於吳江之平望先是永
保之兵旣皆失利賊遂肆意猖獗一西北入太湖犯
常州一西南犯杭嘉湖其犯杭州者至塘棲二宣慰
復失利賊掠北關去欲由蘇州入海道吳江之平望
浙直鄉兵會擊之賊腹背受敵大敗走松江至三店
我兵邀擊之斬首七百有奇中毒死者千餘人是戰

也巡按御史胡公宗憲副使董士弘僉事王詢以浙
兵至叅政任環知府林懋舉以直隸兵至而三店則
推官劉泉功居多皆不藉客兵之援由是而專任鄉
兵之議興矣嗚呼客兵之用豈得已哉蓋彼之獷狃
不馴非素有禮義之習我之恩威未洽難責以忠愛
之心恤之過則驕操之急則變勝敵不足以償其掠
民之害厚賞不足以稱其邀求之私前方城宗氏論
之詳矣雖然寇攘猝起民不知兵慮客兵之禍而徒
驅民以戰如投羊於虎是畏溺而避舟者耳故調客
兵者一時之權恃客兵而忘練鄉兵者非經遠之策

調客兵而練鄉兵兵可用矣而後酌勢之緩急敵之多寡以處客兵遣之則我無乏用之嫌留之又有以制其反噬之毒我師梅翁之底定東南也外立戰勳內鮮兵變今日遣客兵數千而賊無玩心明日來客兵數千而民無懼色者用此道也彼謂客兵必不可用而又無練募之法者吾不知其所終矣

太學生俞獻可撰

陸涇壩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

嘉靖乙卯夏五月松江柘林之寇千餘人流突李恭
匯歷張庄小崑山趨泖湖而北保靖宣慰彭蓋臣兵
追之抵蘇州之陸涇壩離城十里而近兵備副使

任環督兵擊之擒其梟帥俘斬五六百級水火死者
不計屍盈阡陌婁水爲赤殘寇僅二百人值暴雨追
之不克逸歸柘林嗚呼往歲倭賊覘我無備揚帆深
入視吾蘇不啻几上市耳是捷也論者皆謂我兵有
死之心無生之氣而又益以蓋臣善戰之兵其勝宜
也愚謂不然戰之日續親見之矣撫巡乘城督兵傳
餐寇矢如雨自婁門以東達於陸涇壩我衆連呼戰
者三曰今日我任父對敵所不捐生以報者有如此
日由是士氣百倍總兵俞大猷并二宣慰兵三路並
進奮勇夾擊遂收全功當是時使非任公身先督戰

則吾不知民之僇力者何如使戰而弗勝則鼓寇之怒其慘吾又不知何如也抑陸涇蘇之東境也前此浙江巡按御史胡公宗憲有王江涇之捷則蘇之南境後此提督都御史曹公邦輔有橫涇之捷則蘇之西境未幾任公復有三丈浦之捷則蘇之北境一歲而賊四衄於蘇蓋自是而蘇無倭寇矣

崑山舉人李續撰

橫涇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

嘉靖乙卯秋八月倭賊自象山登岬流突南京焚安定門殺一把總一指揮走無錫而南都御史曹公邦輔引兵馳護孝陵因追及於蘇州之許墅賊驕蹇

益甚公與副使王崇古僉事董邦政知府林懋舉知縣康世耀把總婁宇曰此賊勢埒數千勅敵我地形兵力爲彼所窺他日大舉入寇何以支之誓滅此而後入城乃分授信地申主客應援之規以崇古邦政宇率指揮張大綱武生車梁躡賊所向遇敵先登爲正兵懋舉世耀各領兵屯吳林廟之左北護郡城南扼賊衝爲援兵嚴家兵左哨沙兵右哨分突衝截爲奇兵度賊走太湖募水兵于湖濱東山巡檢領船數十往來探哨爲遊兵又度賊不走太湖必分踪以牽制我師或棄金帛于道餌我嚴諭毋離伍毋拾遺土

皆股粟殊死戰賊至吳林廟我兵擒斬二十七人餘
走楊山迤至靈巖奪民船由新港出太湖欲走洞庭
見我兵旗幟不敢渡復登岼至橫涇前馬橋匿一民
舍我兵圍而火攻之賊潰出遁伏田禾中不能得車
梁捫其所殺人肉尚未寒又草露未動乃令衆大呼
賊在此賊果驚出遂俘斬之無一人得脫者而大綱
手亦數人力盡死之始賊之在無錫也欲尋徑常熟
往附柘林之賊劫二人前數十武導之常熟在無錫
之北二人給之而南且道辟行人曰賊至矣報官兵
賊已陷絕地速來可盡擒也賊比敗恨二人入骨競

海防集要 卷之九
鬻割之嗚呼是賊以五十三人馳突八郡轉戰三千
餘里所過皆不焚掠唯與敵者殺之此其勢其志可
知也已非曹公之定策群有司之戮力蘇松之禍未
已也雖然張大綱之死敵二人之給賊其功固非碌
碌者惜二人之姓字不傳爾

崑山縣學生龔良相撰

後梅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

嘉靖乙卯冬十一月倭賊自福建福寧州之連江洪
流入浙境越平陽仙居至寧波奉化與錢倉賊合幾
七百人深入紹興勢益滋蔓提督都御史胡公宗憲
親督兵備副使許東望容美土目田九霄同知曲入

繩等兵往截之遇賊江橋僅隔一河公謂諸將曰賊見我不顧而南其氣未可乘若稍止觀望可圖也吾茲試之乃於馬上自持一幟作指揮狀賊果聚觀公笑曰此易與耳乃令兵渡河九霄邀其前入繩襲其後賊見兩兵迭至大怖而走至後梅匿民家公復大笑曰賊若乘我兵半渡迎擊勝負猶未可量今已投死地復何能爲乃悉衆圍之三匝縱火焚之死者強半值天雨公與將士立田中夜五鼓大霧咫尺莫辨賊乘黑衝典史吳成器軍成器故善戰驅兵四面奮擊之擒斬復若干人然脫走者猶衆公計賊必由山

西嶺而遁嶺之巔可伏也命設伏以待夜將半賊果
至遂大敗之斬首及焚死者積五百二十有奇餘奔
太平蒲岐港官兵復追之賊堅壁不出乃夜偪賊壘
投以霹靂火器謹若劫營者賊驚起自相攻擊死者
又若干人得脫者無幾竟出洋去丙辰春正月也時
公新府簡命未浹旬輒有奇捷如此

烏程縣學教諭
張節撰

清風嶺之捷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

嘉靖乙卯冬十一月倭船三艘艤南麂之西麓提督
都御史胡宗憲預設海艦封守甚固二船不能入揚
帆而東其一西走我兵躡之沉其舟追入畧內相持

賊窘甚從山後竊划船逸去颶風驅回登岸
大舉至三港守備劉隆千戶劉綱百戶張澄戰歿於
陣賊勢復熾遂越金鄉趨台州以漸北向時公方奏
樂清之捷會台州告急公笑曰寇來有三敗我皆得
之不足平也初寇登平陽守將不循約束故得深入
今台守譚綸干城之將且素受方略賊玩蹂其疆一
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寇方得志三港其氣驕我
兵方捷於樂清其氣勁以勁乘驕如拉朽耳二容美
兵精悍甲諸部萬里從征朝氣正銳但初未諳險阨
今授以布伏邀擊之法則爲全勝之技三遂命分道

布截天台以南綸兵當之新昌以北容美兵當之綸
兵逼壘而進以典史吳成器統部健爲前哨報効吏
章延廩爲後哨百戶王世仁陳濠督健卒伏於小江
道左知事張東督鄉兵伏於顏坑諸處而又迎賊所
向預置藥蜜藥餅餌之由是賊或中伏或中毒擒獲
三十餘顆傷死者不計始悔入台州境十二月抵新
昌知應台關有備去至岷縣三界上館嶺會容美兵
陳而待田九霄以正兵當其前田九章援兵繼進左
翼則留守王倫伏兵當之右翼則經歷畢爵伏兵當
之指揮吳江率部兵遶賊後背夾擊且多張旗幟爲

疑兵以撼賊勢賊四面受敵且戰且走我兵追之入
清風嶺烈女祠俘斬一百七十餘是縱也賊二百餘
徒歷温台紹三郡始克勦滅其敢於深入者由恃紹
興之倭欲與合夥迫越台州始知舊倭已破於是旣
畏譚兵不敢南復畏土兵不敢北卒至於敗如公所
料云 武進舉人吳嶽撰

仙居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

嘉靖丙辰春三月 朝廷以都御史胡宗憲累建奇
勲命以兵部侍郎總督浙直福建軍務會福建桐山
之賊流逼浙境同知黃釗指揮梅魁禦之賊潰圍北

走公密令副使劉慤預伏兵塔石蕉蒲諸山巖險阨
則潛置火器以待仍列舟師於山側之江濱賊至伏
起殺傷甚衆遁由天門埭至平陽青田越小時沿江
而南遂入荆溪荆溪通仙居樂清之孔道也時臨海
天台業已受公計集鄉兵守黃潭箬孔中渡由是賊
不得犯寧紹由烏杭西入仙居乘城築未完衝突焚
劫慘倍他地乃咨提督都御史阮公鶚馳救之復行
副使許東望知府譚綸總兵盧鏜兵從東路而進賊
聞大兵且至遂走斷橋彭溪巢於民舍我兵合圍攻
之俘斬三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筭所存六十餘人取

道天台之北復爲赤城民兵所殺是時浙東西礫石
梁湖之賊各萬餘人俱薄會城魁桀難制江南北新
舊屯據者數亦逾萬公以一身寄諸藩之安危以一
心當百萬之兵甲隨機督勦筭無遺策直隸有寶山
之捷兩浙有西庵清水窪之捷而桐山流寇亦旋就
殄戮謂公今之子儀非耶

嘉善訓導謝願撰

乍浦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七月

嘉靖丙辰秋七月賊徐海陳東之解桐鄉圍而東也
陽爲聽撫心實狐疑自呂港新場移屯乍浦城南營
廠絡繹改修舊船以畚出海且窺伺我兵強弱爲其

進止總督侍郎胡宗憲策知其計因外示羈縻而密檄副使劉燾偕之會尚書趙公文華再命督察至公乃與定議以乍浦西南海塘可通杭州咨浙福提督都御史阮公鶚偕郎中郭仁副使徐洛總兵徐珏等壁海鹽以遏犯杭之路東北金山可通松江浦東咨直隸提督都御史張公景賢駐松江而叅政任環僉事董邦政留守王倫同知熊桴容美土官田九霄等扼青村黃浦及出海之路公親督大兵與叅政汪栢叅議王詢等駐平湖與賊偪壘而陣總兵俞大猷盧鏜等則以舟師設伏洋山馬蹟邀其歸路分布旣

定候間而發適上海之賊由吳淞而西南出復萬餘人公愬海或中變與之連衡急啗海使東出擊賊可得舟還島海以爲然果逆斬賊數百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取其舟而返其他酋長脫出海者公已別遣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公又計海書記麻葉不死無以堅其內附之心而陳東者與麻葉聲相倚桐鄉之設與海相睚眦者也於是又計令海縛麻葉併陳東以獻海遂併有其衆而諸酋長則疑且怨海矣海自度進退無所而公故與趙公薄責海益急因遣謀私海令其誘衆俘斬之以謝可無罪海不得

已從之遂與定約

與前傳麻葉陳東等俱詳見鹿公門茅氏所爲剿徐海本未紀

乃令副使劉燾引遊擊尹秉衡兵夜伏乍浦城中而徐珏等兵分爲三哨進壁白馬廟左灝等兵由平湖間道而出主簿曹廷慧叅將丁儉等壁乍浦城以爲內援至期珏等移營瓦山海果挈妻走海上艘羣倭爭逐之大亂城上舉火我兵四合兢進大敗之燒賊巢廠二十餘里時海執稱歸順投梁庄去諸遁出海洋者大猷兵邀擊之前後俘斬七百有奇沒海及焚死者無筭乍浦之賊無孑遺矣夫徐海以首惡煽禍而陳東麻葉等爲之犄角勾引外夷侵擾中土受其

整毒者五年矣丙辰春擁衆數萬分道入寇北犯瓜揚阻絕運道東掠寧紹牽制我師聲言欲下杭州犯留都比之曩時猖獗尤甚公相度機宜不輕與爭鋒捐千金賞敢死之士用間誘退呂港賊艘以伐其深犯之謀復誘令殺賊立功以剪其羽翼之勢擒麻葉擒陳東度其孤危可以取矣猶謂困獸死鬪乃故弃船海濫開一面之缺而卒以遊兵邀之無一得脫者後先下着不爽纖微島夷之所以畏服而東南之所以奠安者不以此哉不以此哉

餘姚舉人諸大圭撰

勦徐海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略維揚東控京口一枝由淞江入略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逼乍浦而登岍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死戰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自提督代之甫八日問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上兵千人及叅將宗禮所

藉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曾不下數萬饟
者聲言他會分掠於江淮吳越諸州以扼援
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脅金陵
氣恣甚總督胡公方召諸司畫計無何故提學阮
公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乍浦圍卷甲趨
之胡公亦分遣兵澈浦海鹽之門爲聲援而自引
兵壁塘栖相犄角居頃之海聞新總督胡公卽故
御史所嘗提兵督戰於鶯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
氣稍阻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壁近郊不復
敢窺杭於是徑略峽石越皂林出烏鎮以北烏鎮

者卽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旣獲謀
度蘇湖之間惟鶯湖爲四戰之地於是檄河朔兵
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
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卒及容美土
兵衝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卽
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皂林令善射者且
躡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
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勢皇急於是走輕舸
入保桐鄉而叅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乃自張
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十人會日

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嚮導不得擇善地便水草以自休止明日俄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塹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手自刃十餘人賊益怖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躡崇德聞之潛然流涕曰

河朔之兵既敗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兩人譬之抱石而自沉也 國家且奈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公始爲提督時嘗與監督尚書趙公謀曰 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於茲矣諸倭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堠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携其黨也按部題亦嘗有用間爲策者於是遣辯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關

謝過問以諭海海已勾薩摩諸島人入劫故不相
及而海峰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胡公策曰直與
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旣悔悟海獨不
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
徂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戍
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人諭海峰因厚遺謀
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款定海關 朝廷固且
赦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
體 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
謝他日必爲虜矣海頗然其計於是亦遣酋自謝

約罷圍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
疏釋其罪公佯諾輒以銀牌綺幣厚遺來謝酋而
陰令營中盛兵容私謀者故縱酋瞰之酋旣德公
遺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海明日復遣他酋
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公願
爲公死之矣然陳東獨心切疑海私公遺猶鞅鞅
未之從也海間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
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
黨也鴛悍不吾從若當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
而西且乞他兵於公以夾擊東胡公猶心訝未之

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
者彊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備提督
阮公復躬厲矢石狗城上人下令散千金募敢死
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
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縉索圍撞竿所
擊故窟處竿至卽縉挽以上斬之又募治者煮鐵
汁灌城下曾城下曾不敢逼東旣無何聞海等解
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
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
固日夜望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

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旦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烏鎮參將丁僅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店指揮樂墳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犄皂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謀羈說賊亦日夜望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

相結者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園中頗急於是兩相
猜而他誇者與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嘗是
時 朝廷聞東南之寇卽日出尚書趙公督山東
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
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爲肺腑交所嘗兩推轂中朝
以鎮東南者念兩公卒有郟則東南之事庶悟不
可圖於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
桐鄉圍東渡錢塘狗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
聞尚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昆陵之間無足
慮海爲巨孽間雖狃而內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

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適日遣謀者啗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謀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奈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於是遣謀訶海謂海旣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賊且篡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卽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

盡於是海旣德公不敢背又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款於公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竝以輸公而間遣其弟洪入質於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長會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郤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之內附之心於是遣諜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怨且懼恐生他釁則又以他罪縛得幾百餘人公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頃以桐鄉之

役兩睚眦者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間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曾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葉麻囚中令其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雙下益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公居無何尚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縣數舉兵向賊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尚

書趙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所遣諜面詰之曰若爲我諭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虀粉矣是時阮公亦至於是海益怖出所故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卽縛以故約復於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洶洶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旣疑且怨海無關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縱令反故島當亦必爲諸酋長所賊殺故爲內附日固而公與趙公

薄責海益急海既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海上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襲殺之也公策曰彼既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尚書命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艤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完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引兵伏乍浦城中而某日時某當引衆出海岬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衆會逐海上艘某手棋麾之城中官兵卽舉燧爲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

如故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鬪
於是諸官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
十百人沒海者無筭於是海自以數有功於朝
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且庭謁胡公與尚書趙
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謀徃復期以八
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間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
擁酋數百人胄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
胄而入平湖城中以求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
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星爺
死罪死罪海欲再爲款胡公而未之識因顧謀謀

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旣內附 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爲孽海復稽首呼天星爺死罪死罪於是四公厚犒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旣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款猶胄而入屬疆脅無禮又不及如謀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桀黠若此於是闔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鷲難卽破永保兵猶迤邐遠道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便地得沈家庄卽

儼沈家庄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喧
然譁諸公輩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
自解去顧參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於
是胡公與尚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
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肘腋
間胡公因日遣諜訶海且啗海如曩時公因謀以
請於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乖其所之湯與陳東黨
業已深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庄故東
西兩處而中絳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庄居
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庄以居部下會乎謀以論

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於
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
令陳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
輩矣陳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庄道上瞰
之適海皇急因令會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
間道走幕府以自托邏卒瞰知之歸以報於陳東
黨陳東黨聞之大驚卽勒兵募兩侍女過海所罵
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私相稍而鬪海中稍衆大亂
明日官兵四面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當之稍却
河朔兵乘之又却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

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于
餘炬人各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
頃人人驚而攫于餘會蒐斬殆盡矣中所故飲毒
首虜黑色者凡三百餘人於是永保兵俘兩侍女
而前問海何在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
姝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處永保
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

副史茅坤撰

龔山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

龔山之賊自溫州登岍蔓延於會稽經歷文某與戰
于苦竹嶺副使孫宏軾併軍門所調奇兵與戰于析

開嶺于翁家村叅將盧鏜與戰于斤嶺于梁衝賊少
却走龔家坂百官渡過曹娥江順流而西筱點善鬪
噬齮孔棘初總督都御史胡宗憲方在浙西勦川沙
之賊移檄諸將竟未有能殄之者至是親提大兵至
欲斬不用命者以殉於是僉事李如桂王詢指揮楊
永昌知事何常明典史吳成器等兵併力追擊於瓜
山戰三界戰母婆嶺朱家渡賊遁蕭山之丁村杭湖
至陳家灣雖多所殺傷而凶醜愈熾公至擇地形壁
龕山之巔分諸將信地皆露宿以待時叅將盧鏜戰
還公促明日再戰鏜曰士疲矣休養數日乃可公佯

許諾而密召親兵謂曰若曹叅養泉未立戰功今賊
行滅而諸將首鼠不進萬一賊得脫此徑渡錢塘江
奈何今日正若曹立功之會能乘其不意而襲之賊
可盡也衆皆踴躍請効死已乃激令成器統之以進
不數里遇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遂大敗循海而走
登匿山坡堡內我兵四面奮擊不得已登屋擲瓦礫
下瓦盡繼之以槍槍盡投刀刀盡乃下死守我兵攻
堡破之悉斬首以獻時日且暝公喜謂諸將曰此賊
流突千里轉戰無慮數十無能撓其鋒者今一鼓蕩
平真 朝廷天威也命取賊心啖之選犨犨首級廿

餘顥置案上每顥爲飲一觥左右皆失色而公談笑自若也達旦諸營方知破賊相率入賀公謂鏜曰再一二日何如鏜大慙服乃完師而歸時乙卯冬仲既望也

山陰縣學生員徐涓撰

金塘之捷

嘉靖三十五年

辛五郎者宿寇徐海之偏裨也與陳東葉宗滿葉麻輩同巢柘林攻乍浦圍桐鄉毒螫吳下諸郡其志欲吞全浙窺留都勢甚猛也總督胡公欲滅之忌海與其黨旣而海受餌爲我用擒其所惡陳東葉麻輩而遣其所懼以歸倭島五郎在焉公密令總兵俞大猷

等分布海洋要衝截殺諸寇而五郎則責之盧鏜鏜
接密諭時方對諸客食忽命治艦之金塘山客相顧
莫知所謂鏜自乘福船令將官率哨船若干以行次
日至金塘瞭見比洋有大舟揚帆而南令哨船四散
潛泊少選大船艤金塘之麓賊皆登憩鏜知其爲五
郎也令哨船叢射之繼以銃炮賊以手且搖且招搖
者示勿攻擊招者示有所言也哨兵颺言曰欲打話
須去爾兵器則拍掌示無而呼一董一董者一家之
義乃佞誘也
有華人從寇者曰吾乃胡總督爺招安放回者也哨
兵曰有牌驗乎曰有鏜招衆賊至舟傍慰籍之謂五

郎曰汝既爲軍門所遣豈可慢乎請至縣款洽而津送之遂延五郎同舟餘派哨船分載每載不過三四人多則不能容也五郎辭鏜厚加體貌五郎不疑宴至深夜鏜坐福船上層將臺侍者引雙燈上桅俄而哨船蝟聚鏜問之曰如何齊應曰是了五郎大驚請下哨船與衆夷同宿鏜曰諾令左右送之穴梯而下至蓬戶外望維海不見五郎悟欲赴水死左右不許曰卧塌在地平下五郎度不能免浩歎就卧遂縛之翌日入定海關乃知賊徒俱已芟盡卽前夜起雙燈時也是了者乃復命也羣賊死時皆不知軍門之謀

僉訝哨兵敢行悞殺五郎亦自以偶遇盧鏜被執不
知其出軍門也嗚呼神哉後獻俘告廟天子賜
璽書獎公天下無不稱快哉

崑山進士王宇撰

擒王直

王直者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
施與以故人宗信之一時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
謝和方廷助等皆樂與之遊間嘗相與謀曰中國
法度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乎逍遙哉直因問
其母汪姬曰生兒時有異兆否汪姬曰生汝之夕
夢大星入懷傍有綦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

大雪草木皆冰直獨心喜曰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于是遂起邪謀嘉靖十九年時海禁尚弛直與葉宗滿等之廣東造巨艦將帶硝黃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貲夷人大信服之稱爲五峰船主則又招聚亡命若徐海陳東葉明等爲之將領傾貲勾引倭奴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爲之部落又有從子王汝賢義子王激爲之腹心會五島夷爲亂直有宿憾于夷欲藉手以報及以威懾諸夷乃請于海防將官而剿之

無才遺者而聲言宣力 本朝以要重賞將官餽
米百石直以爲薄大詬投之海中從此怨中國頻
入內地侵盜直又嘗以扁舟泊列表叅將俞大猷
驅舟師數千圍之直以火箭突圍去怨中國益深
且耿官軍易與也乃更造巨艦聯舫方一百二十
步容二千人木爲城爲樓櫓四門其上可馳馬往
來據居薩摩洲之松浦津僭號曰京自稱曰徽王
部署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
皆其指使時時遣夷漢兵十餘道流劫濱海郡縣
延袤數千里咸遭荼毒而福清黃巖昌國臨山崇

德桐鄉諸城皆爲攻墮焚燔廬舍擄掠女子財帛
以鉅萬計吏民死鋒鏑填溝壑者亦且數十萬計
比年如是官軍莫敢嬰其鋒但爲計狡譎每殘破
處必詭云某島夷所爲也故東南雖知王直之叛
而不知受禍之慘皆由直者獨總督胡公前按浙
時見賊進退縱橫皆按兵法知必有坐遣者且賊
酋來者皆直部落也而不聞直來其爲坐遣無疑
先是間使徽州收其母妻及子于金華府獄中至
是出之豐衣食潔第宅奉之以爲餌而疏請以移
諭日本禁戢部夷爲名其實注意伺察直也 上

從之乃遣生員蔣洲陳可願充正副使以行公以
密計授洲等曰王直越在海外難與角勝于舟楫
之間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隅之勢乃可成擒
耳又曰王直南面稱孤身不履戰陣而時遣偏裨
雜種侵軼我邊圉是直常操其逸而以勞疲中國
也要須宣布 皇靈以携其黨使窮髮皆知向化
則賊之勢自不能容然後道之滅賊立功以保親
屬此上策也洲等領計敬諾而行居無何倭酋董
二被擒訊道直事甚悉與公所料不爽毫髮中外
始曉然知狀于是 上以公灼見禍本降 璽書

褒勞而閩外之事一以委公公得 旨規羅益密
御史金淵陶承學交章請立賞格有能主設奇謀
生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部議從之 詔曰可嘉
靖三十四年十一月洲等至五島遇王激道以移
諭事激曰無爲見國王也此間有徽王者島夷所
宗令渠傳諭足矣見國王無益也明日直出客館
見洲等椎髻左衽旌旗服色擬王者左右簇擁洲
等心動坐論鄉曲設酒食相對情款方洽洲等曰
總督公遣洲等敬勞足下風波無恙直避席曰直
海介逋臣總督公不曳尺纏牽而鞠之而遠勞訊

使死罪死罪洲等曰總督公言足下瀋雄海曲志亦偉矣而公爲盜賊之行何也直曰總督公之聽誤矣直爲 國家驅盜非爲盜者也洲等曰是何言與足下招聚亡命糾合倭夷殺人剽貨坐分鹵獲而爲之來曰我非爲盜者是何異于昏夜操畧以臨人之池執之則曰我非盜魚者爲君護魚者也雖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矣直語塞洲等曰總督公統領官軍十萬益以鎮溪麻寮大刺土兵數萬艤鱣雲屯戈矛兩注水陸戒嚴號令齊一而欲以區區小島與之抗衡是何異于騁螳臂以堂車

轍也又曰總督公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拔足下壽
母令妻于獄中館穀甚厚則公之心事可知矣何
不乘機立功以自贖保全妻孥此轉禍爲福之上
策也直默然而罷乃挾洲等巡數小島而還而從
此風聞外夷隨其願指者頗少變而叛賈倚直爲
淵藪者多有離心直始不安于彼矣初直聞母妻
爲戮心甚忿欲犯金華及聞洲等言無恙又竊喜
于是始有渡海之謀日夜集所親信者計之謝和
等曰今日之舉未可冒昧以往也當遣我至親爲
彼所素信者先往宣力以堅其心待彼不疑然後

全師繼進始可以逞直笑曰妙筭也遂托宣諭別國爲名留蔣洲在島令葉宗滿王汝賢王激同陳可願回至寧波詰之皆云宣諭未至時徐海陳東已擁薩摩洲夷過洋人寇矣今王直歸順先遣葉宗滿等投赴效力成功之後他無所望惟願進貢開市而已公得報已揣知其計姑從所請疏上許之公喜曰虜在掌中矣先是海中倭寇敗沒有零寇百餘據丹山爲亂公遣葉宗滿等協助官軍剿之盡殲焉公疏上功次犒賞有差王激笑曰此何足賞若吾父至當取金印如斗大嘉靖三

十五年三月徐海等果擁衆十餘萬寇松江嘉興諸郡甚急聲言欲下杭城取金陵勢張甚公乃謀之王激等以觀其意激等初欲小試慙故甘心于舟山之寇至于徐海等正其所倚以圖大事者且欲速直來共濟乃辭曰是非吾所能辦須吾父來乃可耳遂留夏正童華邵岳輔王汝賢在軍門自以招直爲名與葉宗滿開洋去是年徐海等以次就擒事見徐海傳公恐形跡彰露委心留用王汝賢等撫摩若親子然葉宗滿兄弟竝加禮遇時時對將吏士民曰直非反賊顧崛強不一見我見

我當有處也直聞公意指謂公誠朴可欺欲乘機以全親屬且未知徐海等賤沒以爲縱不如所料亦可與之應援得志而去遂決策渡海先遣蔣洲次遣王激葉宗滿等率銳卒千餘執無印表文詐稱豐洲王入貢先泊岑港據形勝分布已定直乃與謝和慷慨登舟醜酒誓衆曰俞大猷吾嘗破之列表泊岫時須謹備之公當直未至時已度其有隙調俞大猷于金山而以總兵盧鏜代之盧鏜者舊與王激等從事舟山同飲食撫循倭夷備至直坦然不疑惟日聚羣倭礪兵亦伐竹木爲開

市計且索母妻子弟求官封時公計已定仍姑列
狀上請以安其心上已知直爲釜魚智力俱
非胡公敵乃顯詔王直旣稱投順却挾倭同來
以市買爲詞胡宗憲可相機設謀擒剿不許踈虞
致墮賊計公奉詔秘而不宣夜馳至寧波城圖
方略密調叅將戚繼光張四維等督諸健將埋伏
數匝水陸要害星羅碁列魚鳥莫度乃以夏正等
爲死間諭直曰汝欲保全家屬開市求官可以不
降而得之乎帶甲陳兵而稱降又誰信汝汝有大
兵于此卽往見軍門敢留汝邪况死生有命當死

戰亦死降亦死等死耳死戰不若死降降且萬有
一生焉直拂然不悅而公與其所親信王澈葉宗
滿先遣來見者連床卧因佯露諸將請戰書十餘
篇于几案王澈等竊視驚怖夜半公作醉夢中語
云吾欲活汝故禁不進兵汝不來休怨我也含糊
其辭吐滿床王澈等漏之于直直始疑之又使其
子澄嚙指血寓直書云軍門數年恩養我輩惟願
汝一見使軍門有辭于朝廷即許眷屬相聚汝
來軍門決不留汝藉令不來能保必勝乎空害一
家人耳又使邵岳童華等往來游說直猶豫未決

公以直執戀岑港已踰五旬察其心神終屬觀望
乃開關揚帆示欲進兵直探知四面兵威甚盛終
無脫計且知徐海等敗沒孤立無援因嘆曰昔漢
高祖見項羽鴻門當王者不死縱胡公誘我其奈
我何乃曰部兵無統欲得王激攝之公知海上諸
賊惟直多智習兵久雄異域得人心爲難制其餘
皆鼠子輩毋足慮諸將亦云以犬易虎不可失也
遂遣激徃直乃桀然詣軍門時嘉靖三十六年十
一月也公執之付按察司獄乃集三司諸大夫叅
議曰王直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海繼忘中

華之義入番國以爲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
震動東南繹騷雖稱悔過以來歸仍欲挾倭而求
市上有干乎 國禁下貽毒于生靈惡貫滔天神
人共怒問擬斬罪僧有餘辜公具疏 上請得

旨斬直于市梟示海濱妻子給功臣之家爲奴王
汝賢葉宗滿俱從末減邊遠充軍王激出洋爲颶
風所覆其餘從賊魚散鳥驚奔聚山谷公親督官
兵掃除黨與皆絕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兵部始以
封賞之議 上請 詔曰大憝旣除海氛已靖部
議報謝徐徐何也胡宗憲可太子太保都察院左

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蔭一子錦衣衛副千戶其餘有功者陞賞有差

舟山之捷

嘉靖三十七年二月

嘉靖戊午春二月總督侍郎胡宗憲擒獲元兇王直其餘黨泊舟山之岑港倚險列柵勢甚猖獗公命把總任錦指揮甘述宗等進泊江口之南都指揮李涇指揮張天杰等泊港口之北總兵俞大猷等以福船并叭喇烏八槳串網船往來策應指揮周官土官彭志顯領大刺土兵由中路小河嶺入指揮楊伯喬唐登土官張領鎮溪麻寮兵由右路碇礮入叅將戚

繼光率部兵由左路小嶺入而指揮楊永昌盧錡鮑
尚瑾方昇通判吳成器等分道策應叅政王詢劉燾
副使陳元珂則監督之約期水陸並進直抵賊巢時
都指揮戴冲霄先用火攻殺傷頗多公許全捷俱准
首功禁取級以妨前進我兵蹂屍而戰賊大敗奔舟
忽港側砲聲大震復擁衆登陸抄後死戰我兵後哨
稍却前鋒四擊橫衝賊乃斂營固守公以夷僧德陽
稱貢而來賊脅爲聲援可計而離也乃潛縱之令成
器造謀持信票數百入巢散其脅從由是賊勢日孤
爲守益堅公又檄諸將曰賊所以負固死鬪者蓋春

汛已及計有新倭可爲應援若哨擊稍疎必流突與
合矣此非小利害也其督舟師預爲哨探之計無何
果有倭船泊普陀小道頭叅將張四維推官查光述
等督兵且戰且逐至烏沙門外洋賊遂潰敗俘斬四
十餘級賊走登烏沙懸山卽朱家尖山也公策此賊
與岑港之寇相距不遠陸路必由碇礮水路必由嚮
礁門乃檄諸將設伏以待已而賊果由二處奔沈家
門與岑港合踪公不得已親蒞定海分遣將領各與
信地福船由岑港南口廣船由北口宜撫田世爵都
指揮何本源等兵由馬嶽至張礮一由 寺嶺至

三官堂一由小嶺至聚水塘進而以元珂四維往來
監督又遣奇兵由天童逕搗賊船仍近巢半里許列
一老營以燾居中調度叅政胡堯臣防守所城督發
糧餉尅期大舉時賊依山阻水列柵自衛火器頗多
我兵陷陣先登者間多被害公復檄諸將從中逼壘
而陣且示以哨伏應援之規更番迭戰以耗其火藥
折其銳氣又令夷僧輩招之私語賊遂互相猜疑至
持刀自擊我兵乘隙進攻賊衆大亂夜分縱火焚其
舟死者無筭餘各奔巢我各躡之斬柵而入斬馘百
餘級復奔柯梅嶺我兵追之火其巢廠賊勢窘甚遁

出浦口四維與指揮朱尚禮等舟師追至俞山外洋見賊連艘而行遂以兵船潛伏山下而以小艇嘗之賊果逐利來追伏兵大起夾擊之犁沉四舟擒其渠魁汪印山陳禮等斬首九十餘級溺死者不計玉直之黨至是盡矣是捷也五哨之布公有成筭而大猷等參錯不進沈家門合踪公料敵如神而諸將不先事追擊至厘定海之設非公淵度圓機小挫不折能因敗爲勝且奈何哉嗚呼於是見公之心獨苦矣

俞
獻可撰

淮揚之捷

江北之有倭患自嘉靖乙卯始淮揚故多大賈富戶
賊至屬厭以去自是歲以爲常丁巳夏賊千餘深入
天長泗州 祖宗陵寢幾至震驚 廷議特設提督
都御史而以豐城李公遂至卽立什伍之法定援應
之規練鄉兵嚴保甲設將官築城垣造戰艦爲水陸
戰守之計賊知有備船泊握港者不敢登岸而去江
北賴以無事己未賊萬衆連艘分道竝入中外震恐
時四月一日也公閱兵通州計賊若從海門西亭趨
如臯則通州在賊外乃兼程趨通泰州而以副使劉
景韶遊擊丘陞駐兵如臯以扼要害檄各路兵進黃

橋海安等處援應已而賊至益多我兵迎戰挫其前鋒賊果出西亭知如臯有備遂由通州東趨白浦鎮公計賊深入利在速戰戒海防等兵據丁堰東北堅持不出時東南風急我兵不便迎擊公籲天以祭風卽回連三日乃擐甲誓師斬不用命者人皆踊躍以進又計賊過如臯必由黃橋泰興犯瓜儀則糧運阻梗留都搖動若驅之富安以北沿海東出無能爲矣乃身當泰州之衝而以黃橋西路責景韶等賊求戰不得進據丁堰丘陵從河北縱火焚之邊兵衝入賊營毛葫蘆兵復從南出首尾夾擊賊退屯二十里連

日接戰斬其金盛賊首一人日且晡我兵少卻賊進
至如臯公計其必奔揚儀趣與海防遊擊兵從間道
越過賊前徑趨泰州若以爲西路之防其實於泰州
待敵也執賊軍潛入城爲內應者賊未至三十里輒
從富安沿海東出我兵追躡賊後公戒毋輕戰晝則
逼令不得久駐夜則退屯以防衝突公親提大衆馳
淮安馬邏之間約與諸將夾擊於廟灣賊覘知之分
其衆一由西亭一由白蒲丁堰以牽制我師公令景
韶陞專擊二賊而身赴淮安以當大敵丁堰流賊至
曹家堡與我兵遇逐北至潘庄全夥覆沒公至淮安

而總督侍郎胡公與視軍通政唐公順之亦提青沂
兵至相與合勢公乃部分中軍馬兵爲前驅曹克新
兵爲中哨青州邢鎮兵爲左哨沂州何本源兵爲右
哨中軍倪祿梅三錫合曹沂徐邳等兵爲後繼列陣
於姚家蕩以待初賊計我兵綴於丁堰之賊急走淮
安欲掩其無備比至見兵勢甚盛相顧驚愕盡銳衝
我左哨公揮兵四面圍擊俘斬八百有奇焚溺死者
不計賊不得已奔守廟灣于時西亭之賊夜走海安
諸將不能禦公以廟灣賊垂盡恐揚儀有失乃親往
揚州而視師唐公援兵亦至時賊已奔張庄因益兵

赴援海安而與唐公俱還廟灣督諸將搗巢令軍中
多具畚鍤先填溝港毀民舍之傍賊巢者我兵分番
進攻斬級一百五十有奇賊乘風雨夜遁而西亭亦
以全捷來告無何閩中之賊止近百然沿海轉掠來
去無定踪不可力取爲颶風飄至者公令守備楊縉
擊滅之斬其酋長八大王孟得山崇明三沙之寇潰
圍而來時海門狼山如臯泰州揚州俱潛有備賊由
七星港焚舟登岍深入拏茶場楊縉陳忠等兵尾擊
之自是連戰皆捷斬級三百有奇賊乃竟走海塗而
公已宿戒沿海無得泊舟以是賊不得去復敗之劉

庄會唐公遣副總兵劉顯適至公益以親兵使與賊戰賊連敗走竹堰仍沿海北遁我兵追及之於七竈斬級九十有四又及之茅花墩斬級一百七十賊奔唐家滌僻遠無兵復登嶼掠食而公故所練鄉兵追兵競逐之斬級一百四十有奇賊遂盡絕矣是役也自夏及秋僅四閱月前後斬戮焚獲不可勝紀其成功之偉何如耶予嘗宦遼陽聞永樂間都督劉公江鎮遼時有倭患望海壩之戰斬級千餘生擒四百封廣寧伯至今海上之烈人猶頌之公以文臣特起其所建立卓卓如此真足以宣揚 朝廷之威發舒華

夏之氣匪直淮揚之利而已夫賊之始至也非公決
戰通泰則瓜儀維揚必受荼毒而運餉不免焚掠賊
之東奔也非公出賊不意收功姚蕩則淮城多不可
守而鳳泗不免震驚三沙之賊北渡也非公預有成
筭厲兵急戰則以彼勝勢乘我困疲又適我地災饑
幸亂樂禍之人內應必衆事變未可測也記曰以勞
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公
於三者實兼有焉予不文聊述其所見之略

兵部侍

四蔣應奎撰文節略 已上籌海圖編